

景明刻本古今逸史

二八

0014
82613

洛陽伽藍記卷第三

魏 楊衒之 撰
明 吳琯 校

城南

景明寺宣武皇帝所立景明年中立因以爲名在宣陽門外一里御道東其寺東西南北方五百步前望嵩山少室却負帝城青林垂影綠水爲文形勝之地奕塏獨美山縣臺觀光盛一千餘復殿重房交疎對雷青臺紫閣浮道相通雖外有四時而內無寒暑房簷之外皆是山池松竹蘭芷垂列堦墀含風圍露

流香吐馥至正元年中太后始造七層浮圖一所去地百仞是以邢子才碑文云俯激電傍屬奔是也妝飾華麗侔於永寧金盤寶鐸煥爛霞表寺有三池葍蒲菱藕水物生焉或黃甲紫鱗出沒於繁藻或青鳧白雁沈浮於綠水礮礔春歎皆用水功伽藍之妙最爲稱首時世好崇福四月七日京師諸像皆來此寺尚書祠部曹錄像名有一千餘軀至八日以次入宣陽門向闕闈宮前受皇帝散花于時金花映日寶蓋浮雲幡幢若林香煙似霧梵樂法音聒動天地百戲騰驤所在駢比名僧德衆負錫爲羣信徒法侶

持花成數車騎填咽繁衍相傾時有西域胡沙門見此唱言佛國至永熙年中始詔國子祭酒邢子才爲寺碑文子才河間人也志性通敏風雅潤下帷覃思溫故知新文宗學府跨班馬而孤上英規勝範陵許郭而獨高是以衣冠之士輻輳在門懷道之賓去來滿室升其堂者若登孔氏之門沾其賞者猶得東吳之句籍甚當時聲馳遐邇正光末解褐爲世宗挽郎奏朝請尋進中書侍郎黃門子才洽聞博見無所不通軍國制度罔不訪及自王室不靖虎門業廢復遷國子祭酒謨訓上庠子才罰惰賞勤專心勸誘青

領之生競懷雅術洙泗之風茲焉復盛永熙年末以母老辭帝不許之子才辭請憇至涕淚俱下帝乃許之詔以光祿大夫歸養私庭所在之處給事力五人歲一朝以備顧問王侯祖道若漢朝之送二疏暨皇居徙鄴民訟殷繁前輩後沿自相與奪法吏疑獄簿領成山乃敕子才與散騎常侍溫子昇撰麟趾新制十五篇省府以之決疑州郡用爲治本武定中除驃騎大將軍西兗州刺史爲政清靜吏民安之復徵爲中書令時戎馬在郊朝廷多事國禮朝儀或自子才出所製詩賦詔策章表碑頌贊記五百篇皆傳於世

隣國欽其模楷朝野以爲美談也

大統寺在景明寺西所謂利民里寺南有三公令史高顯略宅每於夜見赤光行於堂前如此者非一向光明所掘地丈餘得黃金千斤銘云蘇秦家金得者爲吾造功德顯略遂造招福寺以世人謂此地是蘇秦舊宅當時元義秉政聞其得金就洛索以十二斤與之銜之按蘇秦時未有佛法功德者不必是寺應是碑銘之類頌其聲跡也

東有秦太上公二寺在景明南一里西寺太后所立東寺黃姨所造並爲父追福因以名之時人號爲雙

女寺並門俱鄰洛水林木扶疎布葉垂陰各有五層
浮圖一所高五十丈素綵畫工比於景明至於六齋
常有中黃門一人監護僧舍襯施供具諸寺莫及焉
寺東有靈臺一所基址雖頽猶高五丈餘卽是漢光
武所立者靈臺東辟雍是魏武所立作者至正光中
造明堂於辟雍之西南上圓下方八窓四闔汝南王
復造飄浮圖於靈臺之上孝昌初妖賊四侵州郡失
據朝廷設募征格於堂之北從戎者拜曠夜將軍偏
將軍裨將軍當時甲冑之士號明堂時虎賁駱子淵
者自云洛陽人昔孝昌年戍在彭城其同營人樊元

寶得假還京師子淵附書一封令達其家云宅在靈
臺南近洛水鄉卽是至彼家人自出相看元寶如其
言至靈臺南了無人家可問徙倚欲去忽見一老公
來問從何而來傍徨於此元寶具向道之老公云是
吾兒也取書引元寶入遂見館閣崇寬屋宇佳麗坐
命婢取酒須臾見婢抱一女小兒而過元寶初甚怪
之俄而酒至色甚紅香美異常兼設珍羞海陸備具
飲訖辭還老公送元寶出云後會難期以爲悽恨別
甚殷勤老公還入元寶不復見其門巷但見高岸對
水綠波漣漪唯見一童子可年十五新溺死鼻中出

血方知所飲酒是其血也及還彭城子淵已失矣元寶與子淵同戌三年不知是洛水之神也

報德寺高祖孝文皇帝所立也爲馮太后追福在開陽門外三里開道門御道東有漢國子學堂堂前有三種字石經二十五碑表裏刻之寫春秋尚書二部作篆科斗隸三種字漢右中郎蔡邕筆之遺跡也猶有十八碑餘皆殘毀復有石碑四十八枚亦表裏隸書寫周易尚書公羊禮記四又讚學碑一所並在堂前魏文帝作典論六碑至太和十七年猶有四高祖題爲勸學里里有大覺三寶寧遠三寺武定四年大

將軍遷石經於鄴周廻有園珍果出焉有梨如承光
寺亦多果木柰味甚美冠於京師

勸學里東有延賢里里內有正覺寺尚書令王肅所
立也肅字恭懿琅琊人也僞齊雍州刺史奐之子也
贍學多通才辭美茂爲齊秘書丞大和十八年背逆
歸順時高祖新營洛邑多所造制肅博識舊事大有
裨益高祖甚重之常呼王生延賢之名肅立之肅在
江南之日聘謝氏女爲妻及至京師復尚公主謝作
五言詩以贈之其詩曰本爲簿上蠶今作機上絲得
路逐勝去頗憶纏綿時公主代肅答謝云鍼是貫綿

物目中恒任絲得帛縫新去何能納故時肅甚有愧
謝之色遂造正覺寺以憩之肅憶父非理受禍常有
子胥報楚之意畢身素服不聽音樂時人以此稱之
肅初入國不食羊肉及酪漿等常飯鯽魚羹渴飲茗
汁京師士子見肅一飲一斗號爲漏卮經數年已後
肅與高祖殿會食羊肉酪粥甚多高祖怪之謂肅曰
卽中國之味也羊肉何如魚羹何如茗飲酪漿何如
肅對曰羊者是陸產之最魚者是水族之長所好不
同並各稱珍以味言之是有優劣羊比齊魯大邦魚
比邾莒小國唯茗不中與酪作奴高祖大笑因舉酒

曰三三橫兩兩縱誰能辨之賜金鍾御史中丞李彪
曰沽酒老嫗甕注塚屠兒割肉與稱同尚書右丞甄
琛曰吳人浮水自云工妓兒擲繩在虛空彭城王騶
曰臣始解此是習字高祖卽以金鍾賜彪朝廷服彪
聰明有知甄琛和之亦速彭城王謂肅曰卿不重齊
魯大邦而愛邾莒小國肅對曰鄉曲所美不得不奸
彭城王重謂曰卿明日顧我爲卿設邾莒之食亦有
酪奴因此復號茗飲爲酪奴時給事中劉鎬慕肅之
風專習茗飲彭城王謂鎬曰卿不慕王侯八珍好蒼
頭水厄海上有逐梟之夫里內有學顰之婦以卿言

之卽是也其彭城王家有吳奴以此言戲之自是朝貴獎會雖設茗飲皆恥不復食唯江表殘民遠來降者飲焉後蕭衍子西豐侯蕭正德歸降時元義欲爲設茗先問卿於水厄多少正德不曉義意答曰下官雖生於水鄉而立身已來未遭陽侯之難元義與舉坐之客大笑焉

龍華寺廣陵王所立也追聖寺北海王所立也並在報德寺之東法事僧房比秦太上公京師寺皆種襍果而此三寺園林茂盛莫與之爭宣陽門外四里至洛水上作浮橋所謂永橋也神龜中常景爲勤銘其

辭曰浩浩大川決決清洛道源熊耳控流巨壑納穀
吐伊貫周淹毫近達河宗遠朝海若非惟洛食實曰
土中上映張柳下據河嵩寒暑攸叶日月載融帝世
光宅函夏風前臨少室却負太行制巖東邑峭峘
西疆四驗之地六達之莊恃德則固失道則亾祥觀
右列見丘墳乃禪乃革或質或文周餘九裂漢季
三分魏風衰晩晉景雕曠天地發輝圖書受命皇建
有極神功無競魏籙仰天玄符握鏡璽運會昌龍圖
受命乃睠書軋永懷保定敷茲景跡流美洪模襲我
冠冕正我神樞水陸兼會周鄭交衢爰勒洛汭敢告

中區南北兩岸有華表舉高二十丈華表上作鳳皇似欲沖天勢永橋以南圓丘以北伊洛之間夾御道有四夷館道東有四館一名金陵二名夔然三名扶桑四名崦嵫道西有四館一曰歸正二曰歸德三曰慕化四曰慕義吳人投國者處金陵館三年已後賜宅歸正里景明初僞齊建安蕭寶夤來降封會稽公爲築宅於歸正里後進爵爲齊王尚南陽長公主寶夤恥與夷人同列令公主啓世宗求入城內世宗從之賜宅於永安里正光四年中蕭衍子西豐侯蕭正德來降處金陵館爲築宅歸正里正德捨宅爲歸正

寺北夷來附者處燕然館三年以後賜宅歸德里正元年芮主郁久閭河那肱來朝執事者莫知所處中書舍人常景議云咸寧中單于來朝晉世處之王公特進下可班那肱蕃正儀同之間朝廷從其議又處之燕然館賜宅歸德里北夷酋長遣子入侍者常秋來春去避中國之熱時人謂之鴈臣東夷來附者處扶桑館賜宅慕化里西夷來附者處之崦嵫館賜宅慕義里自葱嶺已西至於大秦百國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販客日奔塞下所盡天地之區矣樂中國土風因而宅者不可勝數是以附化之民萬有餘家門

巷修整闢闔填列青槐蔭陌綠柳垂庭天下難得之
貨咸悉在焉別立市於洛水南號曰四通市民間爲
永橋寺伊洛之魚多於此賣士庶須膾皆詣取之魚
味甚美京師語曰伊洛鯉鮀貴於牛羊永橋南道東
有白象獅子二坊白象者永平二年乾羅國胡王所
獻皆施五彩屏風七寶坐牀容數人真是異物常養
象於乘黃曹象常壞屋敗牆走出於外逢樹卽拔遇
牆亦倒百姓驚怖奔走交馳太后遂徙象於此坊獅
子者波斯國胡王所獻也爲逆賊方侯醜奴所獲留
於寇中永安末醜奴破滅始達京師莊帝謂侍中李

或曰朕聞虎見獅子必伏可覓試之於是詔近山郡
縣捕虎以送鞏縣山陽並送二虎一豹帝在華林園
觀之於是虎豹見獅子悉皆瞑目不敢仰視園中素
育一羆性甚馴帝令取試之虞人牽育羆至聞獅子
氣驚怖跳踉曳鏹而走帝大笑普泰元年廣陵王卽
位詔曰禽獸內之則違其性宜放還山林獅子亦令
送歸本國送獅子者以波斯道遠不可達遂在路却
獅子而返有司糺劾罪以違旨論廣陵王曰豈以獅
子而罪人也遂赦之

菩提寺西域胡人所立也在慕義里沙門達多發塚

取甄得一人以進時太后與明帝在華林都堂以爲妖異謂黃門侍郎徐乾曰上古以來頗有此事否乾曰昔魏時發冢得霍光女婿范明友家奴說漢朝廢立與史書相符此不足爲異也后卽令乾問其姓名歟來幾年何所飯食歟者曰臣姓崔名洪字子涵博令安平人也父名暢母姓魏家在城西準財里死時年十五今滿二十七在地下有十二年常似醉臥無所食也時復遊行或遇飯食如似夢中不甚辨了后卽遣門下錄事張秀攜詣準財里訪涵父母果得崔暢其妻魏氏秀攜問暢曰卿有兒歟否暢曰有一息

字子涵年十五而死秀攜曰爲人所發今日蘇活在華林園中主人故遣我來相問暢聞驚怖曰實無此兒向者謬言秀攜還具以實陳聞后遣攜送涵向家暢聞至門前起火手持刀魏氏把桃枝謂曰汝不須來吾非汝父汝非吾子急急速去可得無殃涵遂捨去游於京巷常宿寺門下汝南王賜黃衣一具涵性畏日不敢仰視又畏水火及兵刃之屬常走於達路疲則止不徐行也時人猶謂是鬼洛陽大市北奉終里里內之人賣送死人之具及諸棺槨涵謂曰作柏木棺勿以桑木爲禳人問其故涵曰吾在地下見人

發鬼兵有一鬼訴稱是柏棺應免主兵吏曰爾雖柏棺桑木爲櫬遂不免兵京師聞此柏木踴貴人疑賣者貨涵發此言也

高陽王寺高陽王雍之宅也在津陽門外三里御道西傍雍爲爾朱榮所害也捨宅以爲寺正光中雍爲丞相給羽葆鼓吹虎賁班劍百人貴極人臣富兼山海居止第宅匹於帝宮白殿丹楹窈窕連亘飛簷峻宇輶輶周通僮僕六千妓女五百隨珠照日羅衣從風自漢晉以來諸王豪侈未有也出則鳴騶御道文物成行銳吹發響笳聲哀轉入則歌姬舞女繁竹吹

笙絲管迭奏連霄盡日其竹林魚池侔於禁苑芳草
如積珍木連陰雍嗜口味厚自奉養一食必以數萬
錢爲限海陸珍羞方丈於前陳留侯李崇謂人曰高
陽一食敵我千日崇爲尚書令儀同三司亦富傾天
下僮僕千人而性多儉恠惡衣屨食常無肉味止有
韭薤崇客李元祐語人云李令公一食十八種人問
其故元祐曰二韭一十八聞者大笑世人卽以譏罵
雍薨後諸妓悉令入道或有嫁者美人徐月華善彈
箜篌能爲明妃出塞之歌聞者莫不動容永安中與
衛將軍原士康爲側室宅近青陽門徐鼓箜篌而歌

哀聲入雲行路聽者俄而成市徐常語士康云王有
二姬一名修容二名豔姿並蛾眉皓齒潔貌傾城修
容亦能爲綠水歌豔姿善么鳳舞並愛傾後室寵冠
諸姬士康聞此遂常令徐鼓綠水么鳳之曲焉高陽
宅北有中甘里里內潁川荀子文年十三幼而聰辨
神情卓異雖黃婉文舉無以加之正光初廣宗潘崇
和講服氏春秋於城東昭義里子文攝齊北面就和
受道時趙郡予李問子文曰荀生住何處子文對曰
僕住在中甘里予曰何爲住城南城有四夷里館予
以此譏之子文對曰國陽勝地卿何怪也若言川澗

伊洛崢嶸語其舊事靈臺石經招提之美報德景明
當世富貴高陽廣平四方風俗萬國千城若論人物
有我無卿予無以對之崇和曰汝賴之士利如錐爽
趙之士鈍如錘信非虛也舉學皆笑焉

崇虛寺住城西卽漢之躍龍園也延熹九年桓帝祠
老子於躍龍園設華蓋之坐用郊天之樂此其地也
高祖遷京之始以地給民憩者多見妖怪是以人皆
去之遂立寺焉

洛陽伽藍記卷第三 終

洛陽伽藍記卷第四

魏 楊銜之 撰

明 吳琯 校

城西

沖覺寺太傅清河王懌捨宅所立也在西明門外一
里御道北懌親王之中最有名行世宗愛之特隆諸
弟延昌四年世宗崩懌與高陽王雍廣平王懷並受
遺詔輔翼孝明時帝始年六歲太后代總萬幾以懌
名德茂親體道居正事無大小多諮詢之是以熙平
神龜之際勢傾人主第宅豐大踰於高陽西北有樓

出凌雲臺俯臨朝市目極京師古詩所謂西北有高
樓上與浮雲齊者也樓下有儒林館退賓堂形製並
如清暑殿土山釣池冠於當世斜峯入牖曲沼環堂
樹響飛颺皆叢花藥擇愛賓客重文藻海內才子莫
不輻輳府僚臣佐並選雋民至於清晨美景騁望祖
臺珍奇具設琴笙並奏芳醴盈罍嘉賓滿席使梁王
愧兔苑之游陳思慚雀臺之謨正光初元義秉權閉
太后於後宮薨憚於下省孝昌元年太后還總萬機
追贈懌太子太師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
給九旒鸞輶黃屋左纛輶轎車前後部羽葆鼓吹虎

賁班劖百人挽歌二部葬禮依晉安平王孚故事謚曰文獻圖擇像於建始殿拔清河國郎中令韓子熙爲黃門侍郎徙王國卿爲執戟者近代所無也爲文獻追福建五層浮圖一所工作與瑤光寺相似也

宣忠寺侍中司州牧城陽王徽所立也在西陽門外一里御道南永安中北海入洛莊帝北巡自餘諸王各懷二望唯徽獨從莊帝至長子城大兵阻河雄雌未決徽願入洛陽捨宅爲寺及北海敗散國道重暉遂捨宅焉永安末莊帝謀殺爾朱榮恐事不果謀計於徽徽曰以生太子爲辭榮必入朝因以斃之莊帝

曰后懷孕 十月今始九月可爾以不徽曰婦人生
產有延月者有少月者不足爲怪帝納其謀遂唱生
太子遣徽馳詔至太原王第告云皇儲誕育值榮與
上黨王天穆博戲徽脫榮帽歡舞盤旋徽素大度量
喜怒不盈於色兼殿內外歡叫榮遂信之與穆竝入
朝莊帝聞榮來不覺失色中書舍人溫子昇曰陛下
色變帝索酒飲之然後行事榮穆旣誅拜徽太師司
馬餘官如故典統禁兵偏被委任及爾朱兆擒莊帝
徽投前洛陽令寇祖仁一門刺史皆是徽之將校以
有舊恩徃投之祖仁謂子弟等曰始聞爾朱兆募城

陽王甚重擒獲者千戶矣今日富貴至矣遂斬送之
徽初投祖仁家齎金一百斤馬五十疋祖仁利其財
貨故行此事所得金馬總親之內均分之所謂匹夫
無罪懷璧其罪信矣哉兆得徽首亦不勲賞祖仁兆
忽夢徽云我有金二百斤馬一百疋在祖仁家卿可
取之兆悟覺卽自思量城陽位望隆重未聞清貧常
自入其家採跡本無金銀此夢或真至曉掩祖仁徵
其金馬祖仁謂人密告望風款服云實得金一百斤
馬五十疋兆疑其藏隱依夢徵之祖仁諸房素有金
三十斤馬三十疋盡送兆猶不满數兆乃發怒捉祖

仁懸首高樹大石墜足鞭撻之以及於死時人以爲
交報楊銜之云崇善之家必有餘慶積禍之門餘殃
所集祖仁負恩反噬貪貨殺微徽卽托夢增徽金馬
假手於兆還以斃之使祖仁備經楚撻窮其塗炭雖
魏其侯之笞田盼秦主之刺姬萇以此論之不能加
也

宣忠寺東王典御寺閹官王桃湯所立也時閹官伽
藍皆爲尼寺惟桃湯獨造僧寺世人稱之英雄門有
三層浮圖一所工踰昭義宦者招提最爲人寶至於
六齋常擊鼓歌舞也

白馬寺漢明帝所立也佛入中國之始寺在西陽門
外三里御道南帝夢金人長丈六頃皆日月光明胡
神號曰佛遣使向西域求之乃得經像焉時白馬負
經而來因以爲名明帝崩起祇洹於陵上自此以後
百姓冢上或作浮圖焉寺上經函至今猶存常燒香
供養之經函時放光明耀於堂宇是以道俗禮敬之
如仰真容浮圖前柰林蒲萄異於餘處枝葉繁衍子
實甚大柰林實重七斤蒲萄實偉於棗味並殊美冠
於中京帝至熟時常詣取之或復賜宮人宮人得之
轉餉親戚以爲奇味得者不敢輒食乃歷數家京師

語曰白馬甜榴一實直牛有沙門寶公者不知何處人也形貌醜陋心識通達過去未來預覩三世發言
識不可解事過之後始驗其實胡太后聞之間以世事寶公曰把粟與雞呼朱朱時人莫之能解建
義元年后爲爾朱榮所害始驗其言時有洛人趙法和請占早晚當有官爵寶公曰大竹箭不須羽東廂
屋急手作時不曉其意經月餘法和父喪大竹者杖
東廂屋者倚廬初造十二辰歌終其言也

光寶寺在西陽門外御道北有三層浮圖一所以石
爲基形製甚古畫工雕刻隱士趙逸見而歎曰晉朝

石塔寺今爲光寶寺也人問其故逸曰晉朝三十二
寺盡皆埋滅惟有此寺獨存指園中一處曰此是浴
堂前五步應有一井衆僧掘之果得屋及井焉井雖
填塞甌口如初浴堂下猶有石數十枚當時園地平
衍菓菜葱青莫不歎息焉園中有一海號咸池葭菼
被岸菱荷覆水青松翠竹羅生其傍京邑士子至於
良辰美日休沐告歸徵友命朋來遊此寺雲車接軫
羽蓋成陰或置酒林泉題詩花圃折藕浮瓜以爲興
造普泰末雍州刺史隴西王爾朱天光總士馬於此
寺寺門無何都崩天光見而惡之其年天光戰敗斬

於東市也

法雲寺西域烏陽國胡沙門曇摩羅所立也在光寶寺西隔牆並門摩羅聰慧利根學窮釋氏至中國卽曉魏言隸書凡所聞見無不通解是以道俗賈賤同歸仰之作祇洹一所工制甚精佛殿僧房皆爲胡飾丹素發彩金碧垂輝摹寫真容似丈六之見鹿苑神光壯麗若金剛之在雙林伽藍之內珍果蔚茂芳草蔓合嘉木被庭京師沙門好胡法者皆就摩羅受持之或行真苦難可揄揚秘呪神驗闇浮所無也呪枯樹能生枝葉呪人變爲驢馬見之莫不忻怖西域所

賣舍利骨及佛牙經像皆在此寺寺北有侍中尚書
臨淮王或宅或博通典籍辨慧清悟風儀詳審容止
可觀至三元肇慶萬國齊臻貂蟬耀首寶玉鳴腰負
荷執笏逶迤複道觀者忘疲莫不歎服或性愛山林
又重賓客至於春風扇柳花樹如錦晨食南館夜遊
後園僚宋成羣俊民滿席絲桐發響羽觴流行詩賦
竝陳清言乍起莫不領其玄奧忘其褊惓焉是以入
或室者謂登仙也荊州秀才張裴裳常爲五言有清
拔之句云異林花共色別樹鳥同聲或以蛟龍錦賜
之亦有得緋紗緋綾者唯河東裴子明爲詩不工罰

酒一石子明八斗而醉眠時人譬之山濤及爾朱兆入京師或爲亂兵所害朝野痛惜焉出西陽門外四里御道南有洛陽大市周廻八里市東南有皇女臺漢大將軍梁冀所造猶高五尺餘景明中比丘道恒立靈仙於其上臺西有河陽縣臺中有侍中侯剗宅市西北有土山魚池亦冀之所造卽漢書所謂採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嶠者市東有通商達貨二里里內之人盡皆工巧屠販爲生資財巨萬有劉寶者最爲富室州郡都會之處皆立一宅各養馬一匹至於鹽粟饗賤市價高下所在一例舟車所通人跡所

履莫不商販焉是以海內之貨咸萃其庭產匹銅山
家藏金穴宅宇踰制樓觀出雲車馬服飾擬於王者
市南有調音樂肆二里里內之人絲竹謳歌天下妙
伎出焉有田僧超者善吹笳能爲壯士歌項羽吟征
西將軍崔延伯甚愛之正光末高平失據虎吏充斥
賊帥万俟醜奴寇暴涇岐之間朝廷爲之旰食延伯
總步騎五萬討之延伯出師於洛陽城西張方橋卽
漢之夕陽亭也時公卿祖道車騎成列延伯危冠長
劍耀武於前僧超吹壯士笛歌曲於後聞之者懦夫
成勇劍客思奮延伯膽略不羣威名卓著爲國展力

三十餘年攻無牢城戰無橫陣是以朝廷傾心送之
延伯每臨陣常令僧超爲壯士聲甲冑之士踴躍延
伯單馬入陣傍若無人勇冠三軍威振戎堅二年之
間獻捷相繼醜奴慕善射者中僧超亾延伯悲惜哀
慟左右謂伯牙之失鍾期不能過也後延伯爲流矢
所中卒於軍中於是五萬之師一時潰散市西有退
酤治觴二里里內之人多醞酒爲業河東人劉白墮
善能釀酒季夏六月時暑赫羲以甕貯酒曝於日中
經一旬其酒不動飲之香美醉而經月不醒京師朝
貴多出郡登藩遠相餉饋踰於千里以其遠至號曰

鶴觴亦名騎驢酒永熙年中南青州刺史毛鴻賓齋
酒之番路逢劫賊盜飲之卽醉皆被擒獲因此復爲
擒奸酒游俠語曰不畏張弓拔刀唯畏白墮春醪市
北慈孝奉終二里里內人以賣棺槨爲業貨轎車爲
事有挽歌孫巖娶妻三年不脫衣而臥巖因怪之伺
其睡陰解其衣有三毛長三尺似野狐尾巖懼而出
之妻臨去將刀截巖髮而走鄰人追之變成一狐追
之不得其後京邑被截髮者一百三十餘人初變婦
人衣服靚粧行於道路人見而悅之近者被截髮當
時有婦人著綵衣者人皆指其狐魅熙平二年四月

有至此秋乃止別有準財金肆二里富人在焉凡此
十里多諸工商貨殖之民千金比屋層樓對出重門
啓扇閣道交通迭相臨望金銀緹繡奴婢 衣五味
八珍僕隸畢口神龜年中以工商上僭議不聽衣金
銀緹繡雖立此制竟不施行

準財里內有開善寺京兆人韋英宅也英早卒其妻
梁氏不治喪而嫁更納河內人向子集爲夫雖云改
嫁仍居英宅英聞梁氏嫁向日來歸乘馬將數人至
於庭前呼曰阿梁卿忘我也子集驚怖張弓射之應
箭而倒卽變爲桃人所騎之馬亦化爲茆馬從者數

人盡化爲蒲人梁氏惶懼捨宅爲寺南陽人侯慶有
銅像一軀可高丈餘慶有牛一頭擬爲金色遇急事
遂以牛他用之經二年慶妻馬氏忽夢此像謂之曰
卿夫婦負我金色久而不償今取卿兒丑多以償色
焉覺悟心不遑安至曉丑多得病而亡慶年五十唯
有一子悲哀之聲感於行路丑多亡日像自有金色
光照四鄰一里之內咸聞香氣道俗長幼皆來觀覩
尚書右僕射元稹聞里內頗有怪異遂改準財里爲
齊諧里也自退酤以西張方溝水東南臨洛水北達
邙山其間東西二里南北十五里並名爲壽丘里皇

宗所立也民間號爲王子坊當時四海晏清八荒率職珠囊紀慶玉燭調辰百姓殷阜年登俗樂鰥寡不聞犬豕之食煢獨不見牛羊之衣於是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饒爭修園宅互相誇競崇門豐室洞戶連房飛館生風重樓起霧高臺芳樹家家而築花林曲池園園而有桃李夏綠竹柏冬青而河間王琛最爲豪首常與高陽爭行造文柏堂形如徽音殿置玉井金罐以金五色續爲繩妓女三百人盡皆國色有婢朝雲善吹篪能爲團扇歌龍上聲琛爲秦州刺史諸羌外叛屢討之不降琛令朝雲

假爲貧嫗吹箎而乞諸羌聞之悉皆流涕迭相謂曰
何爲棄墳井在山谷爲寇也卽相率歸降秦民語曰
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箎琛在秦州多無政績遣使
向西域求名馬遠至波斯國得千里馬號曰追風赤
其次有七百里馬十餘疋皆有名字以銀爲槽金爲
鑱環諸王服其豪富琛常語人云石崇乃是庶姓猶
能雉頭狐披畫茆雕薪況我大魏天王不爲華侈造
迎風館於後園窻戶之上列錢青鎖玉鳳銜鈴金龍
吐珮素柰朱李枝條入簷伎女樓上坐而摘食琛常
會宗室陳諸寶器有水晶鉢瑪瑙碗赤玉卮數十

枚作工奇妙中土所無皆是西域而來金瓶銀甕百
餘口甌檠盤合稱是自餘又陳女樂及諸名馬復引
諸王按行府庫錦罽珠璣冰羅霧縠充積其內繡緹
紬綾絲綵葛越錢絹布等不可勝數琛忽謂章武王
融曰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融立性貪暴
志欲無限見之惋歎不覺生疾還家臥三日不起江
陽繼來省疾謂曰卿之財產應得抗衡何爲歎羨以
至於此融曰常謂高陽一人寶貨多於融誰知河間
膽之在前繼笑曰卿欲作袁術之在淮南不知世間
復有劉備也融乃蹶起置酒作樂于時國家殷富庫

藏盈溢錢絹露於廊者不可校數及太后賜百官絹
任意自取朝廷莫不稱力而去惟融與陳留侯李崇
負絹過 瞰倒傷踝太后問侍中何少對曰臣有兩
手唯堪兩疋所獲多矣朝貴服其清廉經河陰之投
諸元殲盡王侯第宅多題爲寺壽丘里間列刹相望
祇洹鬱起寶塔高臨四月八日京師士女多至河間
寺觀其殿廡綺麗無不歎息以爲蓬萊仙室亦不足
過入其後園見溝瀆蹇產口磴嵯峨朱荷出地綠萍
浮水飛梁跨樹 出雲咸皆唧唧雖梁王兔苑想
之不如也

追光寺侍中尚書令東平王略之宅也略生而岐嶷幼則老成博洽羣書好道不倦神龜中爲黃門侍郎元義專政霍加宰輔略密與其兄相州刺史中山王熙故起義兵問罪君側雄規不就釁起周謀略弟兄四人並罹塗炭惟略一身逃命江左蕭衍素聞略名見其器度寬雅文學優贍甚敬重之謂曰洛中如王者幾人略對曰臣本朝之日承乏攝官至於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鴛鴦接翼杞梓成陰如臣之比趙咨所云車載斗量不可數盡衍大笑乃封略爲中山王食邑千戶儀比皇子又除宣城太守給鼓吹一部劍卒

千人略爲政清肅甚有治聲江東朝貢侈於務尚見
略入朝莫不憚其進止尋遷信武將軍衡州刺史孝
昌元年明帝宥吳人江革請略歸國江革者蕭衍之
大將也蕭衍謂曰朕寧失江革不得無王略略曰臣
遭家禍難白骨未收乞還本朝收錄存沒因卽悲泣
衍哀而遣之乃賜錢五百萬金二百斤銀五百斤繡
錦寶玩之物不可稱數親帥百官送於江上作五言
詩贈者百餘人凡見敬禮如此比略始濟淮明帝拜
略侍中義陽王食邑千戶略至闕詔曰昔劉蕡好善
利建東平曹植能文大啓陳國是用聲彪磐石義鬱

維城侍中義陽王略體自蕃華門勲夙著內潤外朗
兄弟偉如旣見義忘家捐生徇國永言忠烈何日忘
之往雖弛擔爲梁今便言旋詣闕有志有節能始能
終方傳美丹青懸諸日月略前未至之日卽心立稱
故封義陽王然國邊地寓食他邑求之二三未爲盡
善宜比德均封追芳曩烈可改封東平王戶數如前
尋進尚書令儀同三司領國子祭酒侍中如故略從
容閒雅本自天資出南入北轉復高邁言論動止朝
野師模建義元年薨於河陰贈太保謚曰文貞嗣王
景式捨宅爲此寺

融覺寺清河文獻王惲所立也在閻闔門外御道南
有五層浮圖一所與冲覺寺齊等佛殿僧房充溢里
比丘曇謨最善於義學講涅槃華嚴僧徒千人天竺
國胡沙門菩提流支見而禮之號爲菩薩流支解佛
義知名西土諸夷號爲羅漢曉魏言及隸書翻十地
楞伽及諸經論二十三部雖石室之寫金言草堂之
傳真教不能過也流支讀曇謨最義大乘章每彈指
贊歎唱言微妙卽爲胡書寫之傳之於西域西域沙
門常東向遙禮之號曇謨最爲東方聖人

大覺寺廣平王環捨宅在融覺寺西一里許北瞻菴

嶺南眺洛汭東望宮闕西顧旗亭神臯顯敞實爲勝地是以溫子昇碑云面水背山左朝右市是也壞所居之堂上置七佛林池飛閣比之景明至於春風動樹則蘭開紫葉秋霜降草則菊吐黃華名僧大德寂以遺煩永熙年中平陽王卽位造輶浮圖一所是土石之工窮精極麗詔中書舍人溫子昇以爲文也

永明寺宣武皇帝所立也在大覺寺東時佛法經像盛於洛陽異國沙門咸來輻輳負錫持經適茲洛土宣武故立此寺俾以憩之房廡連亘一千餘間庭列脩竹簷拂高槐奇花異草駢闐堦砌百國沙門三千

餘人西域遠者乃至大秦國盡天地之西睡績紡百
姓野店邑房相望衣服車馬擬儀中國南中有歌營
國去京師甚遠土風隔絕世不與中國交通雖二漢
及魏亦未嘗至也今始有沙門焉子菩提拔陁自云
北行一月至勾稚國北行十二日至孫典國從孫典
國北行三十日至扶南國方五千里南夷之國最爲
大民戶殷富多出明珠金玉及水晶珍異饒檳榔從
扶南國北行一月至林邑國出林邑入蕭衍國拔陁
至陽州歲餘隨揚州比丘法融來至京師京師沙門
問其南方風俗拔陁云古有奴調國乘四輪馬爲車

斯調國出火浣布以樹皮爲之其樹入火不燃凡南方諸國皆因城郭而居多饒珍麗民俗淳善質直好義亦與西域大秦安息身毒諸國交通往來或三方四方浮海乘風百日便至率奉佛教好生惡殺寺西有宜牛里里內有陳留王景皓侍中安定公胡元吉性虛豁少有大度愛人好士待物無遺尤善玄言道家之業遂舍半宅安置僧徒演唱大乘數部並進京師大德超光暉藥四法師三藏胡沙門菩提流支等咸預其席諸方技術之士莫不歸赴有時奉朝請孟仲暉者武城人也父賓金城太守暉志性聰明學兼

釋氏四諦之義窮其旨歸怕來造第與沙門論議時
號爲玄宗先生暉遂造人中俠紵像一軀相好端嚴
希世所有置皓前廳須臾彌寶座永安二年中此像
每夜行遶其座四面脚跡隱地成文於是士庶異之
咸來觀矚由是發心者亦復無量永熙三年秋忽然
自去莫知所之其年冬京師遷鄴武定五年暉爲洛
州開府長史重加採訪寥無影迹出閭闔門城外七
里長分橋中朝時以穀水浚急注於城下多壞民家
立石橋以限之長則分流入洛故名曰長分橋或云
晉河間王在長安遣張芳征長沙王營軍於此因爲

張方橋也未知孰是今民間語訛號爲張夫人橋朝士送迎多在此處長分橋西有千金堰計其水利日益千金因以爲名昔都水使者陳騶所造令備夫一千歲恒修之

洛陽伽藍記卷第四

終

洛陽伽藍記卷第五

魏 楊銜之 撰

明 吳琯 校

城北

禪虛寺在大夏門御道西寺前有閱武場歲終農隙
甲士習戰千乘萬騎常在於此羽林馬僧相善觝角
戲擲戟與百尺樹齊等虎賁張車渠擲刀出樓一丈
帝亦觀戲在樓恒令二人對爲角戲中朝時宣武場
在大夏門東北今爲光風園首蓿在焉
疑玄寺闔宮濟州刺史賈燦所立也在廣門外一里

御道東所謂永平里也注卽漢太上王廣處遷京之初創居北里直母亾捨以爲寺地形高顯下臨城闕房廡麗精竹柏成林實是淨行息心之所也王公卿來遊觀爲五言者不可勝數洛陽城東北有上高里殷之頑民所居處也高祖名聞義軍遷京之始朝士住其中迭相幾刺竟皆去之唯有造瓦者止其內京師瓦器出焉世人歌曰洛城東北上高里殷之頑民昔所止今日百姓造甕子人皆棄去住者恥唯冠軍將軍郭文遠遊憩其中堂宇園林匹於邦君時隴西李元謙能雙聲語常經文遠宅前過見其闕閣華美

乃曰是誰第宅遇值婢春風出曰郭冠軍家元謙曰
此婢雙聲春風曰寧奴慢罵元謙服婢之能於是京
邑翕然傳之聞義里有燉煌人宋雲宅與惠生向西
域取經凡得一百七十部皆是大乘妙典初發京師
西行四十日至赤嶺卽國之西疆也皇魏聞訪正在
於此赤嶺者不生草木因以爲名其山有鳥鼠同穴
異種共數鳥雄鼠雌共爲陰陽卽所謂鳥鼠同穴發
赤嶺西行二十三日渡流沙至吐谷渾國路中甚寒
多饒風雪飛砂走礫舉目皆滿唯吐谷渾城左右煖
於餘處其國有文字況同魏風俗治政多爲夷法從

吐谷渾西行三千五百里鄯善城其城立王爲吐谷渾所居今城內主是吐谷渾第二息寧西將軍總部落三千以禦西胡從鄯善西行一千六百四十里至左末城城中居民可有百家土地無雨決水種麥不知用牛耒耜而田城中圖佛與菩薩乃無胡貌訪古老云是呂光伐胡所作從左末城西行一千二百七十五回至末城末城傍花果似洛陽唯土屋平頭爲異也從末城西行二十二里至捍廢城南十五里有一大寺三百餘衆僧有金像一軀舉高丈六儀容超絕相好炳然面恒東立不肯西顧父老傳云此像本

從南方騰空而來于殷國王親見禮拜像載歸中路
夜宿忽然不見遣人尋之還來本處卽起塔封四百
戶供灑掃人戶有患以金箔貼像所患處得陰愈後
人於此像邊造丈六像者及諸像塔乃至數千懸綵
幡蓋亦有萬計魏國之幡過半矣幡上隸書多云太
和十九年景明二年延昌二年唯有一幡觀其年號
是姚興時幡從捍磨城西行八百七十八里于闐國
王頭著金冠侶雞幘頭後垂二尺生絹廣五寸以爲
飾威儀有鼓角金鉢弓箭一具戟二枝槊五張左右
帶刀不過百人其俗婦人袴衫束帶乘馬馳走與丈

夫無異死人以火焚燒收骨葬之上起浮圖居喪者
剪髮劈面以爲哀戚髮長五寸卽就平常唯王死不
燒置之棺中遠葬於野立廟祭祀以時思之于闐王
不信佛法有商胡將一比丘石昆盧旃在城南杏樹
下向王伏罪云今輒將異國沙門來在城南杏樹下
王忽聞怒卽往看昆盧旃旃語王曰如來遣我來令
王造覆盆浮圖一軀使王祚永隆王言使我見佛當
卽從命昆盧旃鳴鐘聲告佛卽遣羅睺羅變形爲佛
從空而見真容王五體投地卽於杏樹下置立寺舍
畫作羅睺羅像忽然自滅于闐王更作精舍籠之今

之覆瓦之影恒出屋外見之者無不回向其中有辟
支佛靴於今不爛非皮綵莫能審之案于闐國境東
西不過三千餘里神龜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入朱駒
波國人民山居五果甚豐食則麥麩不立屠殺食肉
者以自歎肉風俗言音與于闐相侶文字與婆羅門
同其國疆界可五日行遍八月初入漢盤陀國界西
行六月登葱嶺山復西行三日至鉢猛城三日至不
可依山其處甚寒冬夏積雪山中有池毒龍居之皆
有商人止宿池側值龍忿怒呴沫殺商人盤陀王聞之
捨子向烏萇國學婆羅門呴四年之中善得其術還

復王位就池呪龍龍變爲人悔過向王王卽位徙之葱嶺山去此池二十餘里今日國王十三世祖自此以西山路欹側危坂千里懸崖萬仞極天之阻實在於斯太行孟門匹茲匪險峻關隴坂對此則自發葱嶺步步漸高如此四日乃得至嶺依約中夏實半天矣漢盤陀國正在山頂自葱嶺已西水皆西流入西海世人云是天地之中人民決水而種聞中國闕待雨而種笑曰天何由可共期也城東有孟津河東北流向沙勒葱嶺高峻不生草木是時八月天氣已寒北風驅鴈飛雪千里九月中旬入鉢和國高山深

谷嶮道如常國王所住因山爲城人民服飾惟有耗
衣地土甚寒窟穴而居風雪勁切人畜相依國之南
界有大雪山朝融夕結望若玉峯十月初旬入噭噭
國土田庶衍山澤彌望居無城郭游軍而治以氈爲
衣隨逐水草夏則隨涼冬則就溫鄉土不識文字禮
教俱闕陰陽運轉莫知其度年無盈閏月無大小用
十二月一藏受諸國貢獻南至牒羅北盡敕勤東被
于闐西及波斯四十餘國皆來朝貢王居大氈帳方
四十步周廻以氈數爲璧王著錦衣坐金牀以金鳳
皇爲牀脚見大魏使人再拜跪受詔書至于設會一

人唱則客前後唱則罷會唯有此法不見音樂噭嘵
國王妃亦著錦衣垂地三尺使人擎之頭戴一角長
八尺竒長三尺以玫瑰五色裝飾其上王妃出則輿
之入坐金牀以六牙白象四獅子爲牀自餘大臣妻
皆隨傘頭亦旣有角團圓下垂狀似寶蓋蓋觀其貴
賤亦有服章四夷之中最爲强大不信佛法多事外
神殺生血食器用七寶諸國奉獻甚饒珍異按噭嘵
國去京二萬餘里十一月初入波斯國境甚狹七日
行過人民山居資業窮煎風俗凶慢見王無禮國王
出入從者數人其國有水昔日甚淺後山崩絕流變

爲二池毒龍居之多有災異夏喜暴雨冬則積雪行人由之多致艱難雪有白光照耀人眼令人閉目茫然無見祭祀龍王然後平復十一月中旬入賾彌國漸出葱嶺土田曠嶃民多貧困峻路危道人馬僅通一直一道從鉢盧勒國向烏場鐵鎖爲橋懸虛爲度下不見底旁無挽捉倏忽之間投軀萬仞是以行者望風謝路十二月初入烏場國北接葱嶺南連天竺土氣和煖地方數千民物殷阜匹臨淄之神州原田舊俗雖遠大風猶從國王精進菜食長齋晨夜禮佛

擊鼓吹貝琵琶箜篌笙簫備有日中已後始治國事
假有斂罪不立殺刑唯徙空山任其飲啄事涉疑似
以藥服之清濁則驗隨事輕重當時卽決土田肥美
人物豐饒百穀盡登五果繁熟夜聞鐘聲遍滿世界
土饒異花冬夏相接道俗採之上佛供養國王見大
魏使宋雲來拜受詔書語人問宋雲曰卿是日出人
也宋雲答曰我國東界有大海水日出其中實如來
旨王又問曰彼國出聖人否宋雲具說周孔莊老之
德次序蓬萊山上銀闕金堂神仙聖人並在其上說
管輅善卜華陀治病左慈方術如此之事分別說之

王曰若如卿言卽是佛國我當命終願生彼國宋雲
於是與惠生出城外尋如來教跡水東有佛曬衣處
初如來在烏場國行化龍王瞋恚興大風雨佛僧伽
梨表裏通濕雨止佛在石下東面而坐曬袈裟年歲
雖久彪炳若新非直條縱明見至於細縷亦彰乍往
觀之如似未徹假令刮削其文轉明佛坐處及曬衣
所並有塔記水西有池龍王居之池邊有一寺五十
餘僧龍王每作神變國王初請以金玉珍寶投之池
中在後涌出令僧取之此寺衣食待龍而濟世人名
曰龍王寺王城北十八里有如來履石之跡起塔籠

之履石之處若以踐泥量之不定或長或短今立寺可七十餘僧塔南二十步有泉石佛本清淨嚼楊枝植地生卽今成大樹胡名曰婆樓城北有陁羅寺佛事最多浮圖高大僧房逼側周匝金像六十軀王年常大會皆此寺國內沙門咸來雲集宋雲惠生見彼比丘戒行精苦觀其風範特加恭敬遂捨奴婢二人以供灑掃去王城東南山行八日如來苦行投身餓虎之處高山龍從危岫入雲嘉木靈芝叢生其上林泉婉麗花綵曜目宋雲與惠生割捨行資於山頂造浮圖一軀刻石隸書銘魏功德山有收骨寺三百餘

僧王城南一百餘里有如來昔作摩休國剝皮爲紙
折骨爲筆處阿育王起塔籠之舉高十丈折骨之處
髓流著石觀其脂色肥膩若新王城西南五百里有
善持山甘泉美果見於經記山谷和煖山木冬青當
時太簇御辰溫風已扇鳥鳴春樹蝶飛花叢宋雲遠
在絕域因屬此芳景歸懷之思獨軫中腸遂動舊疹
纏綿經月得婆羅門呪然後平善山頂東南有太子
石室一口兩房太子室前十步有大方石云太子常
坐其上阿育王起塔記之塔南一里太子草菴處去
塔一里東北下山五十步有太子男女達樹不去婆

羅門以杖鞭之流血灑地處其樹猶存灑血之地今爲泉水室西三里天帝什化爲師子當路蹲坐遮幙坛之處石上毛尾爪跡今悉炳然阿周陁窟及門子供養育父母處皆有塔記山中有昔五百羅漢牀南北兩行相向坐處其次第相有大寺僧徒二百人太子所食泉水北有寺恒以驢數頭運糧上山無人驅逐自然往還寅發午至每及中餐此是護塔神渥婆仙使之然此寺昔日有沙彌常除灰因入神定維那挽之不覺皮連骨離渥婆仙代沙彌除灰處國王與渥婆仙立廟圖其形像以金箔貼之隔小嶺有婆奸

寺夜義所造僧徒八十人云羅漢夜義常來供養灑
掃取薪凡俗比丘不得在寺大魏沙門道榮至此禮
拜而去不敢留停至正光元年四月中旬入乾陀羅
國土地亦與烏場國相似本名業波羅國爲噉達所
滅遂立敕勅爲王治國以來已經二世立性暴凶多
行殺戮不信佛法好事鬼神國中人民悉是婆羅門
種崇奉佛教好讀經典忽得此王深非情愿自恃勇
力與罽賓爭境連兵戰鬪已歷三年王有鬪象七百
頭一負十人手捉刀揸象鼻縛刀與敵相擊王常停
境山終日不歸師老民勞百姓嗟怨宋雲詣軍通詔

書王凶慢無禮坐受詔書宋雲見其遠夷不可制任
其倨傲未能責之王遣傳事謂宋雲曰卿涉諸國經
過嶮路得無勞苦也宋雲曰我皇帝深味大乘遠求
經論道路雖嶮未敢告疲大王親總三軍遠臨邊境
寒暑驟移不無損敝王答曰不能降服小國愧卿此
問宋雲初見王是夷人謂不可以禮責任其坐受詔
書及親往復乃有人情遂責之曰山有高下水有大
小人處世間亦有尊卑噭噭烏場王並拜受詔書大
王何獨不拜王答曰我親見魏主則拜得書坐讀有
何可怪世人得父母書猶自坐讀大魏如我父母我

亦坐讀書於理無失雲無以屈之遂將雲至一寺供
給甚薄時跋提國送師子兒兩頭與乾陀王雲等見
之觀其意氣雄猛中國素畫莫參其儀於是西行五
日至如來捨頭施人處亦有塔寺二十餘僧復西行
三日至卒頭大河河西岸上有如來作摩竭大魚從
河而出十二年中以肉濟人處起塔爲記石上猶有
魚鱗紋復西行三日至佛沙伏城川原沃壤城郭端
直民戶殷多林泉茂盛土饒珍寶風俗淳善其城內
外凡有古寺名僧德衆道行高奇城北一里有白象
宮寺內佛事皆是石像裝嚴極麗頭數甚多通身金

箔眩曜人目寺前繫白象樹此寺之興實由茲焉花葉侶棗季冬始熟父老傳云此樹滅佛法亦滅寺內圖太子夫妻以兒女乞婆羅門像胡人見之莫不悲泣復西行一日至如來挑眼施人處亦有塔寺石寺石上有伽葉佛跡復西行一日乘船渡一深水三百餘步復西南行六十里至乾陀羅城東南七里有雀離浮圖道藥傳云城東四里推其本源乃是如來在此之時與弟子遊化此土指城東曰我入涅槃後三百年有國王名迦尼迦色迦此處起浮圖佛入涅槃後二百年來果有國王字迦尼色迦出遊城東見四

童子累牛糞爲塔可高三尺俄然卽失道藥傳云童子在虛空中向王說偈王怪此童子卽此童子卽作塔籠之糞塔漸高挺出於外去地四百尺然後王始更廣塔基三百餘步道藥傳云三百九十步從此構木始得齊等道藥傳云其高三丈悉用文石爲陞階砌楹拱上構衆木凡十三級上有鐵張高三尺金盤十三重合去地七百尺道藥傳云鐵柱八十八尺八十圍金盤十五重去地六十三丈二尺施功旣訖糞垢如初在大塔南三步婆羅門不信是糞以手採看遂作一孔年歲雖久糞猶不爛以香泥填孔不可充

滿今天宮籠蓋之雀離浮圖自作已來三經天火所
燒國王修之還復如故父老云此浮圖天火所燒佛
法當滅道藥傳云王修浮圖木工旣訖猶有鐵柱無
由能上王於四角起大高樓多置金銀及諸寶物王
與夫人及諸王子悉在樓上燒香散花至心精神然
後輒驢絞索一舉便到故胡人皆云四天王助之若
其不爾實非人力所能舉塔內佛事悉是金玉千變
萬化難得而稱旭日始升則金盤晃朗微風漸發則
寶鐸和鳴西域浮圖竄爲第一此塔初成用珍珠爲
羅綴覆其上於後數年王乃思量此珠綴價值萬金

我崩之後恐人侵奪復慮大塔破壞無人修補一解
珠網以銅鏽盛之在塔西北一百步掘地埋之上種
樹樹名菩提枝條四布密葉蔽天樹下四面坐像各
高丈五恒有四龍典掌此珠若興心欲取卽有禍變
刻石爲銘囑語將來若此塔壞勞煩後賢出珠修治
雀離浮圖南五十步有一石塔其形正圓高二丈甚
有神變能與世人報吉凶觸之若吉者金鈴鳴應若
凶者假令人搖撼亦不肯鳴惠生旣在遠國恐不吉
反遂禮神塔乞求一驗於是以指觸之鈴卽鳴應得
此驗用慰私心後果得吉反惠生初發京師之日皇

太后敕付五色百尺幡千口錦香囊五百枚王公卿士幡二千口惠生從于闐至乾陀所有佛事處悉皆流布至此頓盡唯留太后百尺幡一口擬奉尸昆王塔宋雲以奴婢二人奉雀離浮圖永充灑掃惠生遂減割行資妙簡良匠以鎰摹寫雀離浮圖儀一軀及什迦四塔變於是西北行七日渡一大水至如來爲尸昆王救鵠之處亦起塔寺昔尸昆王倉庫爲火所燒其中粳米燁然至今猶在若服一粒永無瘧患彼國人民須藥日取之道藥傳云至那迦羅訶國有佛頂骨方圓四寸黃白色下有孔受人手指閃然似仰

蜂窠至耆賀濫寺有佛袈裟十三條以尺量之或短
或長復有佛錫杖長丈七以水箑盛之金箔其上此
杖輕重不定值有重時百人不舉值有輕時一人勝
之那竭城中有佛牙佛髮並作寶函盛之朝夕供養
至瞿羅羅鹿見佛影窟入山十五步四向戶遙望則
衆相炳然近看暝然以手摩之唯有石壁漸漸却行
始見其相容顏挺特世所希有窟前方石石上有佛
跡窟西南百步有佛浣衣處窟北一里有目連窟窟
北有山山下有大佛手作浮圖高十丈云此浮圖陷
入地佛法當滅并爲七塔塔南石銘云如來手書胡

字分明於今可識焉惠生在烏場國二年西湖風俗
大同小異不能具錄至正光二年二月始還天闕衍
之按惠生行記事多不盡錄今依道藥傳宋雲家記
故並載之以備缺文京師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
戶十萬六千餘廟社宮室府曹以外方三百步爲一
里里開四門門置里正二人吏四人門士八人合有
二百二十里寺有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天平元年遷
都鄴城洛陽餘寺四百二十一所北邙山上有馮王
寺齊獻武王寺京東石關有元領軍寺劉長秋嵩高
中有閒居寺栖禪寺嵩陽寺道場寺上有中頂寺東

有昇道寺栖禪寺京南關口有石窟寺靈巖寺京西
瀍澗有白馬寺照樂寺如此之寺旣郭外不在數限
亦詳載之

洛陽伽藍記卷第五

終

樂寺也。寺門外有七所天平元年造
口。寺中多有靈氣。京西。